



IAP. SIN. I

159A. 167. 168. 169

148/5

148
f



三月會課

放生戒殺辨

異端之能惑世也往：借理近之說以愚天下斯其術遂中于人心風俗而不可止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上帝固好生而不好殺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則不忍一念有生同其乃異端者流不察夫天之所以生物者何心與人之所以體天育物者又何心徒竊其近但者以為放生戒殺之說此其意他亦無惡于天不然吾儒于此正不容不辨一則辨之于其源也一則辨之于其流也辨其源奈何古聖人之治天下也首重親：其次則仁民又其次則愛物蓋推恩若斯之有序也然所謂愛物者非必物：而放之且物：而不殺之也昔唐虞之世益焚



山澤禹魺蛇龍與其為民害也卒之鳥獸草木稱咸若焉即三代盛時
開三面之網嚴數罟之罰恩非不渥矣然犧牲肥腍郊廟用豐猶狩蒐
苗大庖是奉初未嘗以不放生不戒殺而于盛德有虧也被釋氏之好
為是說者豈誠心殷愛物哉蓋特慮輪迴故耳以為食某物宰某畜身
後即不免化為異形而又廣援因果以證報應之不爽嗚呼天命人以
性未聞又命人為物也唯人而失其為性則人或不異禽獸者有之倘
緣口腹之故而遽令其變為異類也有是理哉若夫辨其流又奈何夫
物之生也其好生惡殺之性固不甚異於人也試觀飛走之屬昆蟲蠕
動之倫往見色斯避聞声旋匿若是者何哉畏殺機也君子仰体天

地生物之心固不忍漫加戕賊然吾觀孔子之取魚鳥也僅云不綱不
射宿而已未聞并釣弋而不事也即孟子亦嘗有遠庖厨之說未聞并
膳宰而不用却刀也而弗御也故放戒殺此特釋氏煦為仁將市恩
以祈福報焉耳非聖賢中正之道也試思楊宝以喂雀而獲玉環宋郊
以渡蟻而登上第其他釋官野史者指不勝屈然功名富貴操之自天
積德累功致之自人若徒恃區區小善朝而放生夕而戒殺曰吾以種
福田求利益也嗚呼一何其愚之甚耶且我欲放生必將取他人所廣
羅者以俟一己之開釋是則然歸人而德則歸己也不可也我欲戒殺
必將取他人所宰割者以供賓筵之匕箸是罪則誣之人而功則收諸

已也不可也然則君子於此宜如何曰與其放生毋寧聽其自生與其
戒殺毋寧無故不殺此則体天育物之至意也夫

戒殺放生論

君子親三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貴人賤畜理固然也不愛人而專愛物
愚矣拘佛老而執以貴事賤以靈事蠢愚之又愚者也佛老以放生放
生報應福信若影响聞有誤殺一蚋後世償罪報于無窮者夫周官
司刺一省曰過失國法誤殺人者從末減若以佛法律之殺禽獸昆蟲
者甚于殺人之罪是則神農大耕益烈山澤一舉手間胎卵淫化之被
禍者不啻塗炭矣洵如彼言古聖賢之罪報當不知何時而終也
近世表了凡功過格于有力報人之畜而生之殺之其功罪較生殺無
力報人者更重彼由不知代耕代秉司晨伺夜皆造物主宰生之成

之各予一能以繼人力之不足非物之自為功也不德造物而德物畜其昧乎本原也已甚又于水族之無鱗者謂殺之獨有罪放之獨有功噫一物可生則必物：可生一物不可殺則必物：不可殺有鱗無鱗奚擇哉而奉行其格者輒曰聊存我好生之仁云尔嘗見素封之家每行戒殺放生廣購羽毛鱗介畜之奇字縱之江河且延僧作法不惜破牕乃責息必盡錙銖也租稅必爭粟粒也親貧而踈而賢者簞食豆羹必見于色也忍于人而不忍于異類仁者固如是耶甚至特有戒殺一善可釋諸愆而妨祀犯義往：任其所為更恃放生之德而富貴子孫壽考可以食報無窮嗟乎農渴力以耕耘賈彈賞以謀利世未有嘉以

為功者為其稼一獲百較毋權予之望也故捐微貲以放生居奇貨于福報貪安之念奢于農賈尚得而謂之功耶竊怪今之儒者急于功名惑于渡蟻埋蛇之說并效愚夫愚婦所為實名理于不辨抑知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所以明節制也非戒殺也成湯祝網宣尼不網孟子遠庖厨之言所以廣仁術也非戒殺也子產畜生魚于池未嘗縱之漆洎所以脩不時之需也非放生也尋章句于聖賢期效驗于佛老何其悖本若是乎楊氏為我而不知有人墨氏兼愛而不知有己聖人之徒就拒之若禽獸況乎戒殺放生駭人以奉異類更甚于率獸而食人也火書廬居不亦宜乎

食也則人宜適覓虎豹而食之一轉而為虎豹虎豹再食人又轉而為人
人是人無非與虎豹輪轉也不亦大快乎哉至如今之所謂戒殺者大
抵自殺不食他家殺者食之為己殺者不食為他人殺者食之推其意
將使人受殺生之報我安享肥甘之供物如有覺果佩其不殺之德與
即彼所謂放生者亦不過取水族至微之物不聞有山雞野雉犬豕牛
羊豕豕之也即或有牛羊之放亦浮屠故為幻夢將祖先輪迴之說惑
人墮其術者適飽其整然亦不數見終不若蝦蟇魚鼈蛇虺之屬居
多豈非以其價廉而報弘可枉尺而直尋與是其昧于理也如瞽者之
望日其貪所得也如操豚蹄而祝豐年也請以聖賢之戒且放者試言

之可乎王制曰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即孟子數罟不入之意取其孳
生不窮也又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謂其礼在始用也故或戒之如大祭則牲必特殺主祭者必親執鸞刀
取其血簪不聞議其殘忍苟犧牲不成不敢以祭自蕭梁以外血食後
未有廢也即孔子為養與祭不廢釣弋其于秋享祀也天子用太牢諸
侯以下少牢中牢以及翰音羹醢䟽趾明視之物悉登焉如忌於輪迴
將孔子亦不得為聖不幾為佛氏之罪人乎而必推墨子儒以附三教
者何故即放亦不有之如鼈蛇龍而放之豈非故惜之也斯時洪水方割
急于俾乂遑及其餘不過反其故處即止耳至周公鼈虎豹犀象而遠

之也仿此意其所急于誅戮者惟豺與豺故猛獸止縱之蓋以猛獸戕
人形軀其害小惡人戕人心術其害大戮之者從首惡也遠之者非急
務也豈非人為至靈其用愛不得與禽獸相等者其用惡亦不得與禽
獸相等乎苟或不然則山澤之焚又豈過忍也朱子詩註曰麒麟之生
不同犬羊蛟龍之生異于魚鼈泰西書曰象之生也以二載免之生也
止彌月以其形有大小故知覺運動亦有差別獸與獸尚有辨而况于
人乎書云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厥有恒性未聞曰降衷于禽獸也若
佛氏等人數為一致故其言曰狗子有佛性夫以狗子為佛性則可以
狗子為人則不可放生戒殺也何為

論放生戒殺

或有問于西士曰上帝果好生乎曰然則上帝亦戒殺乎曰否好生
者好我人類非好物類也蓋萬物之中惟人為貴靈才之內具脩諸德
萬與生覺者不同故十誡十四哀矜愛人如己皆為人類諄告誡
即天主降生救贖專為吾人非曰愛惜羽毛而降生亦非曰矜全物命
而救贖也自佛氏倡為果報之說矯奪天主之權混人物而為一漫無
差等動輒以放生戒殺箴鼓愚俗於是擇一地曰我牧之鑿一池曰我
畜之務為迂濶夸大之事曰與我同類視為一體聯為一氣棄絕腥血
專持齋素則是天主之好生反不如佛氏之戒殺也有是理乎而且援儒

入墨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謂古人曾戒之不知此孟子擴充仁心之說非為愛物而云也今佛氏徒知放生即墨氏之兼愛然與其募無限之資以養禽獸不若分有餘之糧以贍惸獨而佛氏且拂然其不顧則是所重者在物而所輕者在人也必不然矣且芻豢之屬皆必給之無失競：致謹于其間甚至謂犬親眷屬轉生今世種：說法無非以放生為大功德又俱以禍福之說使人不得不信如繫縲絏觸禁網咸謂出于烹宰犬牛樊籠鳥獸之故每侈談啣環渡蟻為盛德之事而放生之會處：是矣至有買放林淵旋即捕獲此縱之彼獲取之展轉戕害而生機已無幾矣何如任其自適而彼此兩無傷

乎故放生已非而戒殺尤不可也信如佛氏戒殺則文王之五雞二羖不可以養老古聖之網罟漁獵不必以前民以至菟苗獮豸皆為暴殄天物而饗祀犧牲無煩馨香豈臭矣其又何解于其說乎且其戒殺之言自相矛盾有推以飾辭者即如所擊鐘鼓豈能廢鰓鮓之牛所衣裳襪不能無縵絲之繭以及裨燈則取之角談麈則取之毛皆殺而用之由所以現佛氏且不能免而況能戒之乎搃之佛氏誤認為善安求福利而不知善之大原區：放生戒殺何益于身心何關于修證拂經悖理莫不為愚有味乎孟子之言曰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庶不至流于一偏矣

時將不容作網罟教田漁而生民之用何所資焉况當洪水橫流草木
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使佛氏而生于此時則堯無所用
其憂舜無所施其治益不得列山澤而焚之生民幾何不為禽獸魚鼈
食也堯舜沒暴君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棄田以為園囿而禽獸之害人
者復至周公驅而遠之然後天下之民得以遂其生焉佛氏乃生于諸
聖人之後不假作為生而即有真居有衣食有教化亦甚幸矣乃不念
此及造諸異端邪說曰放生曰戒殺眩惑天下後世蔑造物之恩及聖
人之道其罪可勝誅哉世人乃不責其罪而反以為善事夫善事豈放
生戒殺之謂乎推其心或亦惻隱之心耳然惻隱之心當先施之于人

而後及之于物孟子云仁民而愛物朱註云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不謂放生戒殺也如生必宜放則凡牛馬犬豕之屬皆所宜放即放之
將何所歸處且已有牛馬犬豕又使之乘之賣之殺之未見其有放者
若歛其買而放之必無人矣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然則其所放者特
鰕螬螺蜆之類用分文之值買而投諸水中遂謂鰕螬螺蜆必有以報
我也愚哉不知復有取而賣之者矣是其貪之所使非固有惻隱之心
也如必宜戒殺則蚤虱蚊蝎之類亦所當戒何又苦其身不堪吮而增
之殺之况耕耘樵爨之中虫類之被殺者幾何矣凡湯火步履所及之
處無不有生命存焉於此不能戒之又可謂之能充其類者乎然則其

所戒者特禽獸之類耳禽獸之生育其繁生則或數十或數偶十生百
一生千畢其一生之所生其數不可窮矣不數年必至食人之食居人
之居矣又不數年則食人人類盡禽獸且自相食并禽獸而亦盡矣設
不護有聖人出佛氏將何所施其術哉若謂不必人戒殺則佛之教
為不恭若謂不能人戒殺則佛之願為不滿若謂不殺則不生人將
謂不生則不殺則佛之令為不行若謂驅而遠之可也佛既不能自驅
而欲令人驅之驅而不能遠勢終至于殺則佛之法為不善何況世之
戒殺者每待人殺之已而食之意謂人任其罪已不失其肥甘斯
更喪心之甚者也況以戒殺字粘于門壁之上又待客各齋之懷乎然

則放生戒殺之非善又何者謂之善也無他第以此心推及於同類而
已矣梁武帝不忍剪截禽獸之形不能免臺城之困齊宣王不忍殺鰍
鰍之牛亦無補于治齊是皆不能推恩于同類故也今士庶之家或有
買租賃債者必將估其屋宅逼其子女其人將不得生矣憐哉可放也
其或有婢僕愚惰逃避竊物者必責治之不已其苦痛難忍將不欲生
傷哉可放也其或有仇怨予詐害予或侮慢毆詈予將護之設彼求
怨可放也至若水大刀杖毒藥關毆致人死者或弃病孩與墮胎者是
殺也當戒也發人陰私刺人隱惡損敗人名節品行謀人財帛欺詐貪
懦鰥寡孤獨凡若此等猶殺也當戒也心欲殺之口祝其死假公濟私

刀傷詞狀誑誑唆哄種、惡情猶殺也當戒也是皆不費己之財不勞己之力者若謂撫養人孤幼女及路弃孩童贖人奴婢歸養其鰥寡父母或贖舍寃之囚犯或養無子之老人或顧無靠之病人若此之類是真放生真大功德必獲真大福報身不能盡享子孫猶享之生不及盡享死當享無窮于天上也況天地之間所宜為之善儘多也設有財勢能力者而實有向善之心將見吐哺握髮為之不暇何有於禽獸魚虫即或缺于財阻于勢限于能力亦可以心口手足隨便行我之所能為者未嘗不謂之真善也又何必于禽獸魚虫哉世以佛氏放生戒殺為善事者試思之當必我言為然即不然我終自然我言

又短篇

以生物為心者天之心也人性本乎天是以有不忍之心人能以此心推極其理擴而充之則為智為聖賢不推其理而徇于一偏則為愚為異端佛氏放生戒殺之說是不推其理而徇于一偏者也乃以之為教遂令人大敗心術謂放生戒殺可以求富貴也致長壽也得子女也釋罪愆也凡有所欲悉莫于放生戒殺之中吾不知其求之佛乎則放者戒者物也於佛何思直求之物乎則禽獸也魚虫也其能何在如謂免輪迴也固念生時尚多為禽獸之行死又何憚乎為禽獸矣况輪迴之本無是事也豈非愚之甚貪之甚并非佛氏之不推其理而徇于一偏

者也其心更大壞矣所謂儒者乃人之所必需者也可不急救正之正
之如何明聖人之道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而
已矣

戒殺放生

戒殺放生二者今人競稱為善事而不知其非也夫君子之為善也大
則綱常名教小則日用事物微而性命身心顯而禮義愈彰既非人之
所當勉而趨者而今之俗一切置而不講即講矣而臨事則背而去之
者所在多有乃徒斤斤焉取戒殺二字而拈之室取一二小物而放之
生遂謂作善莫過焉彼閭巷小民無怪矣而縉紳士大夫皆惑焉吾不
鮮也或曰天地以好生為德帝王以嗜殺為戒聖賢以愛物為心佛氏
之為此亦同此念也而抑知其似是而實非哉昔者伏羲作網罟舜焚
山澤禹馭龍蛇周公馭虎豹犀象文王之雞彘孔子之釣弋夫豈不仁

而不善哉梁武帝信佛不以犧牲為祀惡累其道也禁織鳥獸仙人之
形為衣恐剪截傷仁恕也其持戒可謂至矣後竟餓死臺城至今人不
以伏羲舜禹周公孔子之歟而殺之者為不仁而梁武之不殺為過於
伏羲舜禹周公孔子之仁也即曰樽節愛養王政不廢無故不殺礼有
明文然究之不殺者非終不殺也其樽節其愛養者禁萬民非時之取
正以給萬民因時之困也烏得與佛氏之戒殺放生者同類而並現哉
且不思佛氏之戒殺放生者何為乎一惑于輪迴之說一惑于因果之
說也如使輪迴果有則視禽獸為我宿世之父母親戚矣非惟不忍殺
不敢殺將充義而盡之并當隆其奉養而不以芻豢畜之矣胡今人不

爾也又使今日殺禽獸後日將禽獸我也則我可轉為禽獸理必禽獸
亦可轉為人也必當速之殺使被脫畜生一道而佛氏又胡為乎戒之
也况有一家戒殺而宴會則使人代其宰割遂謂於戒無妨者是欲以
福歸于己而禍介于人也此小人之所為而戒殺者處之心如彼抑何
忍而至此耶其惑于因果感應者今不同其福何以從此增壽何以從
此延子孫之報何以從此積但思物生至多乃所放者止一二鳥雀一
二魚蟹之類而其大者不問是尚能充其類也乎若充其類勢必至牛
不用以耕馬不用以乘雞豚之屬不以畜虎狼之傳不以驅則人物雜
處將為禽獸逼人之天下而不可居也是烏可訓哉所幸者世未力而

新之耳即有行之者亦不過一二貪吝者耳何也取小物而生之自知
所費無多則吝者樂為之矣取小物而生之妄謂致福極大則貪者樂
為之矣夫貪吝人之大病而放生者之本意又如此甚矣其弗思也嗟
三人貴而物賤無智愚皆知之則天生物以為人用無疑也故以義而
殺不害其為仁以利而殺不免為不仁通鑑斷之矣人猶援儒入佛
以為與聖賢愛養之心同也則諸世之戒殺放生者細自辨之

論戒殺放生

大凡殺人者抵其罪生人者稱其仁自古至今昭人耳目雖蟲之戒
亦莫不惧罪而愛仁也至于釋氏^戒放生愛惜物命慈心則吾未
之知也夫仁主于愛而愛莫切于事親傳曰親之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施之固有次第釋氏不此之務而惟諄教人戒殺放生功德無量利
益無窮揆諸聖賢之理大相背謬夫聖賢立法生之有時用之有節于
礼不廢于物不濫未嘗有戒殺放生之理今乃盡教人不殺置放謂物
與我同類殺之必償其報若此說果真當太古之民茹毛飲血未嘗戒
殺人當盡償其報一轉而為四生之道矣由今日而論世之崇浮屠

而嗜素者十僅一二其餘盡入羽毛鱗介人類又當漸少矣何以日繁
月盛世弥久而人弥衆乎且造化之初先物後人易經繫詞曰有天地
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要皆從無而有顯造化之全能使執償
報之說斯時人類未肇物奚自來物尚未殺入亦何自而生哉矧羽毛
鱗介之屬人得以資養育以將孝教以造器皿以供服飾以療疾病以
代苦勞以禦禍患何一不為人用文王所以畜雞彘宣尼所以事鈞戈
若信戒殺放生之言二聖之皆為不仁之事矣不幾為萬世造孽者作
俑乎今試詢釋氏教人止殺行放謂犯之者有大罪何以造袈裟必用
蚕丝造琉璃必用羊角造法鼓必用牛皮豈有先自犯誡而誘人戒殺

放生乎此又足明證其妄矣乃世間物類孔多則必鬻則必買則必食則必殺又烏能概禁誘世人以不殺盡放釋氏又轉云不能
茹素但食三淨肉此又遷就私情不合義理夫戒殺者專為惜物命今
物已宰矣肉已入口矣安見其全物命乎以不見不聞不特為可免已
之罪而不知有見有聞有特已咎他人之罪矣已則恣食人則代罪是
掩耳盜鈴借刀相殺之說而又不仁之甚者也今緇流倡教必立此法
惟此法易信易行故盛言其利益人亦相習而不覺耳豈知天為人而
生六畜以供用六畜之賴人資養以脩人給乎嘗聞西土有國人不食
豕肉其國無豕豈不反絕其豕種哉多見其人之溺于邪說不知理義

人憂天下之心反無用耶雖曰不覆巢不殺孕鈞不網弋不宿數罟不入滄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六非戒殺放生也不過取之有節用之不竭欲其生之蕃植充足民用聖世之愛物如是而已蓋上天之意生之而養人聖人之心節之而足用佛老之言殺之而為罪從聖則斥佛順佛則逆天是則順逆于斯判矣若彼以戒殺為懺罪之門吾謂戒殺者各也他人殺而飼我仍食之吾歎邀賓則戒之設有人焉虎暴淫虐滅絕天理惟惜禽獸之命可釋害人之罪乎彼以放生為積福之途吾謂放生者貪也牛羊犬豕價值者多畜之鬻之且獲其利細螺微蝦所費錙銖放之繼之以求其福豈在間福貴利達易于昭致如此耶信其言者

貪鄙之甚也吾謂戒殺不如戒性奉天學謙遜含忍等七克之規則修身之德全放生不如愛人遵天教食飢飲渴等哀矜之例則為仁之道倘若但戒口腹之肥甘放微虫之生命似善非善似德非德佛老似是而非淆亂周孔之實韓程諸儒力排痛斥世之修天爵者何不察焉孔子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孟子之息邪說詘跛行所以深惡而痛嫉之乎噫現聖人養生祭死之礼見于經傳未聞以戒殺放生之理書于史冊崇其說者豈不謬哉人笑說物之為類不齊有

有雖在山居川居有鱗介者有毛羽者當上古之世茹毛飲血食禽獸以養生三代以交泰養萬物而教猶冬耕種禽獸以供祭無放生之

然至之獸書于史冊崇其德不殺是而己蓋上天之意生之而
以殺之而辭殺之乎動則望入養至終此之味且于端斷未聞以
子曰要靈惡其時也也惡靈惡其時也也蓋天之意生之而
而非前時國之養靈惡其時也也蓋天之意生之而
師靈惡其時也也蓋天之意生之而師靈惡其時也也
良之靈全終至不殺愛人靈天靈會靈靈靈靈靈靈靈
貪穢之其也吾語諸君不殺而天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論放生戒殺

蓋聞天之所生惟人為大何以大乎人也夫其有三綱五常而知仁愛
義宜也是故天子總攬生殺之權知人之愛其生也則多方以生之知
天下之或有害于人生也不得已殺之知所可殺者之有利于人生也
即不禁人之殺而天所生之物一聽人之自為生自為殺不勸其取所
當殺者而縱之生矣是何也殺之正所以生之也夫同為天之所生而
物蠢人靈貴賤于此而分即不得視物猶人矣況物之為類不齊有飛
有躍有山居川居有鱗介者有爪牙角毒者當上古之世茹毛飲血食
禽獸以養生三代以來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獵禽獸以供祭無放生戒

殺之文也先王之養民也教之畜牧五母雞二母彘毋失其時滂池之
因數畧不入本以孽是物類使人用之不及耳無放生戒殺之令也自
沙門入中國而輪迴之說起矣其且誑張六道謂人死為畜生畜生死
復為人食昆虫之肉者死即為昆虫或于其說者疑有果報如梁武之
戒殺王安石之放生不仁民而愛物不得為義亦豈得為仁乎人之所
以異于禽獸者以幾希之存其違禽獸不遠者以良心之放其仁義
之心而不知求己自陷于禽獸乃歆媚釋道以倖免于輪迴雖放生戒
殺何益哉今愚俗成風往往使獵人漁人網取生物因曉僧道祝而放
之名為放生礼辨君大夫士之分無故不殺有故凡有血氣之類弗身

踐者以其為君子而可遠庖厨也乃以匹庶之微而必執屠人而問之
名為戒殺是特假手于人笑嫁禍于人而我襲其功將使獵人漁人屠
人胥淪于禽獸是忍于害人而不忍于傷物賤人而貴物倒行逆施莫
此為甚我不知其于仁義何如也死不忍殺者天下惟謂王法之仁而

不忍殺者禽獸中如鴟鵂之類射殺虎豹之毒害殺之不問勝殺非故
生也以禽獸有覺性而無性愛何必論其有罪無罪有罪當用刑殺之
猶以養生則殺之而已大理之貴殺遺新古今無二者豈由天竺是已
夫王仁者也稱其善養老在于雞彘豈其時者若凡以血食而殺
倒養老者足以表常文王豈以殺生有罪而忍殺其為之乎今之戒殺

殺之文也先王之養民也殺之者收五刑之罪而無其時時之
因故皆不入於罪其類使人因之不及於死放生殺之今自
沙門入中國而輪迴之說起矣其且誣非方道謂人死為畜生畜生
復為人食民食之凶者死即為昆蟲或于其說者疑有果報如殺我之
我殺我之安有之放生不仁民而愛物不得為義也豈得為仁乎人之
此為善亦不味其于不善也也禽獸不遠若以良心之故其仁者
人皆命于禽獸是惡于善人而不惡于惡人而貴於國族則其
或惡於善人則其于人不美教師主人而亦善其心於外難人則人
或善其心其善其于而不善其心也以此而論之則必無善人而凶之

論戒殺放生

世之最嚴重者王法二者律也律以禁人為惡有犯王法者殺無赦故
殺人者死而竊人之牛羊犬豕殺而食之罪不至殺此貴人賤畜之實
理也夫除害去惡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天下惟誦王道之仁而
況禽獸乎禽獸中如鴟鴞之惡豺狼虎豹之毒害殺之不可勝數非放
生也以禽獸有覺性而無性靈何必論其有罪無罪有能需用則殺之
藉以養生則殺之而已夫理之貴賤通行古今無二者食肉衣帛是也
文王仁者也稱其善養老在于雞彘無失其時者若足以無失肉樹桑
飼蚕老者足以衣帛文王豈以殺生有罪而忍教民為之乎今之戒殺

放生者惑于佛氏輪迴之說不明大道請試思之天子祭天地祭宗廟
必有犧牲不能戒殺諸侯大夫各循分而祭祀不可廢又安能戒殺屠
夫日肆刀砧漁人日施網罟以殺生為生計而國法不加以殺罪蓋罪
有大乎殺生者在此又貴人賤畜之實理也王法如此天道可知歟竊
仁人之名而以戒殺放生為仁何以睚眦必報一朝之忿思置之死地
而後快不待有不共戴天之仇而生殺機也豈人不如畜乎畜當戒殺
而人不當含忍寬釋之乎且戒殺則必使人代殺已避殺罪而以殺罪
加人仁乎忍乎放生則必生者皆放假使有蝗苗將聽之食盡田禾絕
生民之命不必驗逐乎吾見有放生于河或放生僧寺者矣在河未必

永離羅網在僧寺未必終免于死則何益矣總使戒殺放生終身不食
肉亦無補于仁何以故有食飢衣裸哀憐鰥寡孤獨之仁當竭力為之
而一切損人利己之事不為仁孰大乎此故孟子曰人皆有有所不忍
達之于其所忍仁也而愚者之所惑可以懷矣

不然而仁者之心施之為殺與類乃訓戒殺放生為大善不教他類
惟教保其保益思古昔周物成務之聖伏羲制網罟以捕養大魚
澤以供用蓋烈山澤以驅殺文王散萬五雉二豎以養老孔子之
贈不履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孟子謂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
食大聖大賢教民樽節殺用以為獸之血氣以資養人若弱之血氣

而不使之衰以之養親則親之之一大端也教民用以養老則仁民之
一大端也設為禁制魚不滿尺市不得鬻恐或盡其類而用之不給教
民樽節六愛物之一大端也佛氏之徒獨與聖賢大相挺逆不以親
為善而以戒殺為善不以仁民為德而以放生為德夫犧牲以祭聖王
之定典也而梁武深于佞佛以麋代犧牲之體以祭若古聖賢之犧牲
果不善竟不可用也何必麋代其體為夫誰欺己乎倘古聖賢亦同
佛氏之為心戒殺放生則獸蹄鳥跡交於中國未知如何可也恐不必
至于今將人類靡有孑遺矣安得尚有戒殺放生之佛氏也哉上帝愛
人故生五穀之類以養其生又生血氣之類以補其衰恩極難言感何

可已佛氏非惟不感反棄置上帝所生與人用者為不可用非以不仁
歸之上帝乎以上帝為不仁以己輩為仁戒用古聖賢教人所必用者
為不善以己輩為善傲妄悖逆罪莫大焉夫佛亦人也何無人心若此
蓋為未明靈覺而類天淵不侔所以輕人重獸顛倒違序一至于斯始
于自己之昏昧成于邪魔之煽惑妄施私臆之兼愛而禍天下之真仁
實義猶自以為是而不悟誠可惡也亦可哀也

之覆載之內隱示人以人為重而物為輕也戒殺放生之說不特顯
可知者而世之戒殺放生者其意亦謂人之完業最重不可妄殺以致
生靈絕命使多殺一物則災惡漸積異日之報有莫可勝言者然

而不使之養以之界親則親之之一大端也教民用以養老則仁民之
一大端也教民為孝則孝之一大端也佛氏之徒獨尊佛大相提連不以親
民得御之愛物之一大端也佛氏之徒獨尊佛大相提連不以親
賢養辭自出為是而不辨為要也此可哀也為德大者德以教養
于自己之昏相故于服藥之飲處安臥終難之養愛而斷天下之真斗
蓋為未即靈覺而賤天能不辨而小連入重地願國教一至于此故
為不善也此輩為善則安知罪莫大焉夫將亦入也而無入公善此
教之上帝也此上帝之不以此輩為不善而古聖賢教人必曰昔
臣之制為非卦不意又棄置上帝而主與入因善為不善因非而不

戒殺放生論

世人欲体天地好生之德謂戒放生便可邀福免灾其說似是而實
非何則以其惑于異端非真明理也夫天之生物原以佐人日用之需
如以殺必當戒生必宜放則昔之聖賢宜詳示後人矣孔子云鳥獸不
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知人在覆載中者搃屬天之所
重而禽獸不與焉特以人生斯世必藉物類以養生故畜類雖微亦置
之覆載之內隱示人以人為重而物為輕也戒殺放生之誣不待辨而
可知者而世之戒殺放生者其意亦謂人之寃業最重不可安殺以致
生靈絕命使多殺一物則灾惡漸積異日之報有莫可勝言者故時以

戒殺為禳。允若是將禽獸充塞道路。則爪牙角觸之毒人。被其患矣。是天以生物者害人也有是理乎。夫戒殺者不過外托惜物之名。及與人相遇而情意未協。遂懷嫉妬。不輕恕人。必置之死地。而後已。存以好殺之心。初不思一戒字。此皆賤人而貴畜。愛物而傷人也。至于放生。亦屬貪念。率天下之人而盡放生。將物任之自為去來。而我之所放人。亦見放之。則使萬物終身無患矣。苟我放而人獲之。此生而彼死之。究未能保全性命。我竊笑其妄也。倘藉此遂為邀福之具。則彼之戒殺放生者。其果盡長壽乎。其果盡無疾病禍患乎。天下更無有罪孽為惡如殺生者乎。吾恐禽獸徧人。必至為其所殺矣。物智而人愚。天下之妄執甚。

于是誠知戒殺放生之為非則可不惑佛氏輪迴之說而還報食肉之罪矣

此以視人之利己者一人之身而論之吾是儒者論生民之理而國而
德生人之一生而凡吾同者已備焉天之賦物而皆人此之理也乃世
之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急于殺生有罪殺之畜生等乎人類必殺必
殺而散殺殺及至適有無因情入代殺之嘉畜在首猶不肯備人代
食魚數口休之奉何為但避放生之名而卸殺罪于他人也此存心之
已不端矣遑問其他孟子曰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此
不忍之心人皆有之遂之天理而各足亦不違言殺饑之狀不忍殺也

而殺為禱免若是將愈與名氣道路則取牛而殺之殺人者殺其意夫
是天以生物者字人也有是理乎夫殺者不遇外於情物之名及
人相遇而情未暢遂懷嫉妬不輕恕人必置之死地而後已若
殺之心初不與一戒字此皆賊人而實害愛物而傷人也至若放生
屬貪念率天下之人而盡放生將物任之自為去來而殺之所放人
見放之則使萬物終身無患矣苟殺而人殺之此生而後死之虎
能保全性命哉殆矣其安也倘藉此遂為避禍之具則殺之戒殺放生
罪矣

論戒殺放生

天之生萬物也一物有一物之用故飛禽走獸非特使之生于世而已
凡以供人之利用蓋一人之身百物之所為脩斲脩生民之所利用而
後生人三一生而凡所用者已脩焉天之賤物而貴人此定理也乃世
之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惑于殺生有罪微賤畜生等于人類必敬必
戒毋敢輕殺及至適有所用倩人代殺究之嘉者在前獨不肯倩人代
食原邀口體之奉何為但避放生之名而卸殺罪于他人也此存心先
己不端矣遑問其他孟子曰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此
不忍之心人皆有之逆之天良而各足亦不通言殺觫之狀不忍親見

未嘗曰戒殺也夫使物命當惜而競：焉戒之則是重天下之至輕與禽獸同類而現之矣更可異者魚蟹蝦蟇之類水族所生資人日用愚夫愚婦道路相逢或投之于河或置之于池即謂之放生必安知今日所放者不為明日網罟所取乎又安知目前所具食者非即戒殺放生之物乎推而極之魚蟹雖放提不能保全俄頃之仁慈轉眼被人所獲究竟放之者與食之者物終無知孰善孰惡適相等耳何則天未嘗因我之放生而福壽遂加亦不因我殺生而災殃交至天但生物以養人不濫生物以害人而即以殺罪陷之也夫作善降之祥作不善降之殃功過判然並不在于戒殺放生而世之迷而不悟者多見其惑于果報

而不明乎大道也嗟乎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友苟有不合怒氣隨之不肯以養萬物之心轉而養父母不肯以待禽獸之念易而待師友虐三畜類反生惻隱吾恐即終身戒殺終身放生提不能少補微慙恣何不返而思之而推原于天所生物之意

母感屬慈前生有罪故此世罰為禽獸殺之是殺父母感屬天知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未有人類之先禽獸現世是物而能生也是物皆依本質而在今古相同豈有至靈之人魂化為無知之異類為此說者非為禽獸反背天常誠倫亂理莫此為甚況復則

之礼非用犧牲乎宗廟之祭非用五鼎乎嫁娶合歡之設賓朋燕享之
陳能廢烹宰乎是天子公卿以廢人不戒殺也生孔子釣弋獵較曾子
養親酒肉周官一書具載烹庖漁畧礼經一部亦云截血管毛是聖賢
不戒殺生也四時之田二丁之祭是古今大典不戒殺生也佛像之莊
嚴禪堂之鐘鼓非用皮膠筋血乎是釋氏亦不戒殺生也何為而自相
矛盾如此且人之日用半取于鳥獸冠則皮也裘則毳也履則革也醫
藥之需器皿之飾与夫文之筆墨武之弓矢治平戡亂之具亦皆藉乎
此是知天之生物原資人用不可得而廢也今之佞佛者見人傷一虫
輒曰罪過死後必索汝命既云是罪即非細故古人自當垂訓于後世

考之于書未聞此語稽之于律未見此條即以殺一豕而論之約計百
人分食是百人者均抵一豕之命也人之一生不止食百豕也豕有禽
魚諸畜則人之一身何能遍償諸命乎人之死期不同諸畜類又何能
久待于地獄乎更有不見不聞不自殺者謂之三淨肉食之則無罪是
使他人為惡已則坐享其味猶之富主分盜賊之財而曰非我所竊固
無害也豈理也哉湏知畜類之生至易蕃衍設依佛氏之訓不滿十年
灰身蹄角交于道路必至傷人吾恐佛氏之徒不肯如歌利王割截身
体以飽禽獸之腹也今人見貧寒困苦哀號道路不肯投以文拯濟獨
放異類則不惜傾囊以丐其生謬信輪迴歎希來世之福何其愚也孟

子曰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歟請以質之戒殺佞佛者是非何如

辨放生戒殺

恩及禽獸小不忍也夫天生萬物原以為人放之戒之幾于無用矣不將反以拂天之意歟且吾人日用之需不能不仰賴于天地生育之利故知所以生之者非必無故而後知用之者亦必無傷如謂用之者或多悖逆之端是生之者反為陷罪之門矣吾知上帝為人生萬物有斷不然者雖曰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雞然第曰無故不殺耳非禁其不殺也故有故或以之祭祀或以之燕饗或以之養老或以之和親情洽友誼舍此莫以為用如必以不殺為慈則必將廢諸札而後可先王制度不如是也先王愛物之心必曰生之有時用之有

節於礼不廢於物不濫法可言而可行而可久何道之隆也乃後
世釋氏者出有五戒以此為律以此為禁所首重者在放生戒殺既曰
以此為律則當律之人：笑豈有：人以此為律有人可以不此為律
乎有人以此為律有人可以不以此為律則非通行之論可知矣又曰此
為禁更當禁之時：笑又豈有：時應以此為禁有時可不以此禁乎
有時應以此為禁有時可不以此為禁則非畫一之規可知矣或者曰
放生者將以之為仁也然君子為仁自有正道孝親敬長為仁之本也
欲立欲達不願勿施為仁之次第也未聞有市買禽魚縱之林沼即謂
之仁也若必如此然後可以為仁不如此即為之不仁則網罟之設庖

犧可以不作田漁之利虞舜可以不治雞彘之畜文王可以不教鳥獸
之害伯益可以不焚釣弋之仁孔子可以不為笑乃千百以來未聞有
如此之律者而佛氏則有之何歟况易之繫辭曰致孝享者用大牲者
吉若從佛氏之教則用之必以為凶笑竟不聞用之以為凶乃反用之
以為吉者抑又何歟或又曰戒殺者更以之修身也然君子修身亦自
有正道明德新民修身之本也致知格物修身之要道也未聞不必禽
獸口卻腥羶即為之修身也若必如此然後謂之修身不如此即不謂
之修身則南山之章畫刀可以不試闕宮之篇解犧可以不陳瓠葉之
詩毛炮可以不用齊罔之禁孟子可以不貶梁武之素國史可以不無記

矣乃千百以後未聞有如此之禁者而佛氏則有之何歟況禮之月令
曰為民祈福循行犧牲全其若從佛氏之教則行之必以為害矣竟不
聞行之以為害乃反行之以為福者抑又何歟且聖人開物成務思民
飢則憂思民溺則憂未聞憂禽獸之不得其所者也如謂愛禽獸為仁
則鷹可以飼虎可以餵獨人不可以為愛矣何也彼曰出家不認族兄
弟可同陌路矣安望其愛同類之人乎推彼之意即率獸食人亦有所
不惜矣如此以為慈悲是耶非耶抑君子憂時憫世害未消則憂利未
興則憂又未聞禽獸不得其所以之為憂也如謂為仁不外乎愛禽獸
則虎豹不必馴蛇龍不必放獨人可以不得其所矣何也彼曰出家不

認族即父母亦有所顧矣又安望其愛同類之得所失所乎詳其所禁
正所謂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矣如此以為慈祥然乎否
乎若此者撻之治其末而遺其本重其小而忘其大者也吾故曰小不
惡也

